

时光里的老街新韵

◎ 若兰

历经修缮的北门历史文化街区,早已褪去旧颜、焕彩新生。在家人的陪伴下,我踏入这片自幼熟稔的土地,重拾藏在时光里的老城记忆。

刚抵达街区,透过车窗,雄伟的“观澜门”城楼便率先映入眼帘。城楼两侧檐角高悬的大红灯笼随风轻摇,暖意融融的喜气扑面而来。穿过城门,脚下是温润的青石板广场,街面鼓声喧天,游人摩肩接踵。随家人步入街区,只见左侧人群围聚,正兴致勃勃观赏杂技“喷火”表演,欢呼声此起彼伏,热闹非凡。忽然,女儿惊呼:“这些雨伞真好看!”我抬眼望去,数十把小巧的花伞当街悬吊,色彩斑斓、错落有致,格外引人注目。

街区右侧,是老北门街的古宅旧院。这些历经岁月沧桑的老屋,经精心修缮后重焕生机,檐角雕花、斑驳木梁,都透着修旧如旧的雅致。我信步迈入一户老宅,厅堂连着天井,天光倾泻而下,照亮墙角青苔与木质纹路,恍惚间时光倒流,重回数十年前前的旧时光。

我是土生土长的常山城人,家离北门不远的牌楼底。那时的北门街狭窄却满是烟火气:从横街转入北门口,杂货铺、烧饼油条铺、豆腐店次第排开;深处,篾匠店竹丝翻飞、箍桶店刨花簌簌,弹棉花、做蓑衣的手工作坊,皆是老常山的印记。清

晨时分,菜农挑着鲜翠进城,货郎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,乡亲推着独轮车叫卖番薯、玉米,窄巷里熙熙攘攘,弹棉花的“嘭嚓”声交织成市井交响,暖意融融。

记忆里最深刻的,还有街区旁的幽深弄堂,有一条里面藏着清代的大官宅邸,青砖黛瓦藏着旧时荣光。不远处便是残缺的古城墙,断壁残垣尽是岁月痕迹。走出城墙,通往开化的公路旁立着树龄百年的老樟树,枝繁叶茂。彼时公路两侧是菜棚村的菜地,村民终年劳作以种菜为生。

老北门街还有处常去的地方,是小学同学家。他家藏着一柜子连环画,是我儿时的“宝藏之地”,总爱跑去借读。同学家虽是平房,却有个小巧幽静的院子,院里种着桑树。桑葚成熟时,紫黑果实挂满枝头,同学踩着小凳子摘下与我分食,果肉酸甜交织,是童年最纯粹的美味。

记忆如浮烟,时而清晰如昨,时而朦胧似雾。倏忽数十年光阴流转,时光如白驹过隙,让人慨叹。

暮色渐浓,街灯次第亮起。古色古香的仿古建筑在五彩灯光勾勒下,流光溢彩、璀璨夺目!恍惚间仿佛穿越时空,步入千年前的古常山:南宋诗人们流连长廊,低声吟诵咏叹常山的诗篇。曾几几吟:“梅子黄时日日晴,小溪泛尽却山行。绿阴不减来时路,添得黄鹂四五声。”杨万



北门历史文化街区 记者 邹建辉 摄

里手持酒壶,轻捋胡须朗声道:“一生憎杀招贤柳,一生爱杀招贤酒……”

不止南宋,唐、元、明、清的诗人们也纷纷至沓来,吟诵赞美常山的佳作。刘长卿、杜荀鹤、江孚、王守仁、李渔、朱彝尊等文坛巨匠,都曾踏足这片沃土,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。建县一千八百余年的常山,自古山明水秀、人文荟萃,深厚底蕴早已融入城池肌理。

我随人流缓缓走出高大巍峨的“观澜门”,心中满是不舍,频频回首。夜色中的城楼灯火璀璨,星光映衬下宛如天上宫阙。忽有诗意涌上心头,轻声吟道:

谁说琼楼在月宫,灯光闪烁北城中。

销魂最是古街巷,歌舞管弦漾夜空。

北门历史文化街区,你是常山最靓丽的风景线,更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向世界递出的最美文旅名片!

[诗歌长廊]

咏梅

◎ 詹福初

铁骨高风自不同,
清姿尽在雪霜中。
暗香一缕凌寒出,
疏影新红间旧红。

七律·黄老汉油榨坊

◎ 徐仕强

宋镇芳村茶熟时,木龙苏醒榨新脂。
石盘碾玉分金粒,柴灶蒸云出雪肌。
撞杵千钧惊路遇,流珠一线映朝曦。
不言世俗喧嚣气,且咏故乡韵味诗。

冬天的尽头

◎ 裴金超

岁月轮回,四季更迭,大自然以它那精准无误的节奏,将时光切割成二十四份诗意的篇章,这最后一篇,便是大寒。

大寒之时,天地间被一层晶莹的冰霜所覆盖,万物归宁,静谧中带着几分肃杀之气。寒风如刀,切割着每一寸空气,所过之处,万物皆需低头。寒冷渗透每一寸土地,每一缕空气,甚至连呼吸都变得凝重而艰难。树木褪去了昔日的繁华,枝条上挂满了雾凇,晶莹剔透,那是大自然最质朴的装饰,无需人工雕琢,自成一景。此时,雪成了最常见的访客。雪花,在这极致的寒冷中,似乎也获得了生命,它们不再是天空悠闲的过客,而是被强劲的风所驱动,以一种近乎狂舞的姿态,旋转、飘落,最终轻盈地栖息在枝头、屋檐、田野,乃至每一个行色匆匆的旅人肩头。这些雪花,仿佛是大自然派遣的使者,将冬日的问候与浪漫洒向人间。

极寒之下,大地封冻,江河凝固,然而

严寒却无法冻结文人墨客那奔腾不息的灵感与情感。相反,大寒还是文人墨客抒发情感、寄托思绪的好时节。古往今来,无数文人以笔为桨,泛舟于浩瀚的诗词歌赋之海,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。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”唐代诗人柳宗元的《江雪》,以极简的笔触,勾勒出一幅大寒时节的孤高清绝之景,让人在凛冽的寒意中,感受到一种超脱世俗的宁静与淡泊。而宋代陆游的“大雪寒未消,闭户不能出。可怜切云冠,局此容膝室。”则更多地表达了大寒时节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心境,虽受困于严寒,却也能自得其乐,安然度日。他们或描绘大寒的壮丽雪景,或抒发对春天的无限向往,字里行间,既有对自然的敬畏,也有对生活的热爱,更有对未来的美好期许。这些作品如同一盏盏明灯,不仅照亮了文学长河,更穿越时空的阻隔,温暖了千年后的我们。

然而,大寒不仅仅象征着寒冷,它还承载着更为深远的意义。在中国古老的农耕文化中,大寒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,是自然界万物休养生息、蓄势待发的时期。而那些看似沉睡的植物,实则在地底下默默布局,只待春风一唤,便破土而出,绽放出最为绚烂的生命之花;树木在冰雪的覆盖下积蓄能量,只待春风一吹,便焕发出新绿。此外,大寒还肩负着自然界深度净化的使命,它以其冷酷之姿,消灭潜伏在土壤中的害虫和病菌,为来年春天的勃勃生机扫清了障碍。大寒,以它独有的方式,向我们诠释了“不经一番寒彻骨,怎得梅花扑鼻香”的深刻寓意。

古人云:寒至极处,阴气渐衰,阳气萌发。大寒以最为严苛的方式,考验着万物的生命力,同时也预示着一个全新的轮回即将开启。大寒,是结束,亦是开始。因为每一个冬天的尽头,都有一个温暖的春天在等待。

晴冬田隅

◎ 占迟

稻子收了,留下一片坦荡的空旷。今日的阳光实在太好,像一盆温淡的蜜,浇得人心发甜、发痒。

田里的水稻已收割,稻茬在近乎透明的光线下,泛着干燥而柔和的金白色。四下里空旷得能听见空气流动的“簌簌”声,仿佛世界被仔细地腾空、清扫过,只留下泥土略带疲惫的呼吸,有残存的禾梗清气,也有大地深处透上来的、凉而润的土腥味。一条水渠将这片田轻轻划开,渠水静默,映着高而淡的蓝天,阳光碎在上面,漾开一片暖洋洋的、晃眼的细鳞。

恬静,是这片田隅的第一映象。

两三只白鹭,在对岸的浅水处立着,像几尊忘了时光的玉雕。它们的长颈弯曲成一道舒缓的弧线,凝然不动。那份静,是入了骨的,仿佛它们的羽毛、骨骼,都与这澄澈的水、明净的光融为一体。

然而,这静是活的。你若肯再细看一会儿,那热闹,便从各个角落里钻出来了。

先是一阵急雨似的“啾啾”声,七八只麻雀从田埂的枯草丛中轰然惊起,像一把被风突然扬起的秕谷。它们并不远飞,只

掠过短短的距离,便纷纷落在一丛枸杞的棘刺上,啾啾不休,仿佛在激烈地争论哪里能找到最丰盛的早餐。忽而像是达成了决议,又呼啦啦一齐扑向另一片空地,小小的身影在土块间敏捷地跳跃。

我的目光,被一只在远处渠岸上行走的白鹤牵引着。它披着那身标志性的黑白礼服,尾巴却一点不安分,有节奏地上下翘动,像一个小小的、精力过剩的节拍器。它走走停停,时而低头迅捷地一啄,时而“唧”地一声,张开翅膀贴着水面滑出一道短短的、优美的弧线。

正看着它出神,脚边不远的土沟里,“噗”地一声轻响。一个灰褐色的影子迅捷如电,倏地隐入一蓬更茂密的菱草后面,只留下几茎枯草微微地颤。是田鸡。它的世界是沟坎、洞穴与草根的迷宫,热闹是私密的,带着泥土的质感。

我选了一个田埂坐下,身下被太阳晒了一上午的泥土,透过衣衫传来一股扎实的暖意,稳稳地托着你,风掠过脸颊是清冷的,但这地气却烘着的暖,从脊背弥漫上来,将人裹在一个微妙舒适的温差里。

不知过了多久,一只从没留意过的小鸟,悄没声地落在不远处一株孤零零的蒿草秆上。那秆子枯得发白,在风里轻轻摇晃,鸟儿很小,背羽是朴素的灰褐色,转过身子来时,却露出胸前一抹轻暖柔和的鹅黄。它偏着小脑袋,用喙细细地梳理羽毛,那么认真,那么安详。西斜的阳光从侧面照过来,给它周身镀上了一层茸茸的金边。

日头愈发偏西,光芒从明亮的银白,转为了醇厚的金红。整个田隅像被浸泡在温柔的蜂蜜水里。远处村落的上空,飘起了几缕淡蓝的炊烟,袅袅地,融化在瓷青色的天幕里。

我站起身,拍了拍衣上的草屑,准备回到那条熟悉的路上。

回去的脚步,似乎比来时轻快了些。口袋里好像没什么,但心里分明又多了点什么——是那片光的暖意,是那抹鹅黄的影子。原来,最美的风景,有时就藏在最熟悉的转角,只需一片和煦阳光,和你停下来看看的心思里。

路还在前方,暮色也温柔。

冬天之上

◎ 李坤

草垛蜷在打谷场一角
用枯黄浸染枯黄
麻雀飞走时
秸秆发出扑棱棱的轻响

风在檐角磨着镰刀
劈开陈年的谷壳
祖母的棉衣里
芦花比云朵更懂得苍老

冰凌垂挂在柴扉
水缸在深夜开出冰花
高高飘远的炊烟
正把天空钉进
未落下的雪

那盏被雪花擦亮的马灯
在牛栏深处
漾起半桶星光